



洋票

郭明辉 ◎ 著
YANG PIAO

大案背后，有多少家族恩怨和爱恨情仇；
乱世之中，谁将是最终的人质；
大小姐、匪首、牧师、少校，谁能完成自我救赎……

APERTUR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洋票

郭明耀 ◎ 著

YANG PIAO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洋票/郭明辉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 1

ISBN 978-7-5396-3833-1

I. ①洋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99866 号

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黄佳何健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 63533889

印制: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65714687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6.25 字数:250千字

版次: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2.5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耶稣说：

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」

目 录

卷首

卷一

001 第一章 大小姐[一]

1. 香 2. 张少校 3. 陈三 4. 被捕

018 第二章 牧师[一]

1. 人种什么,就收什么 2. 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

026 第三章 匪首[一]

1. 因缘 2. 黄梅调 3. 三月三

040 第四章 少校[一]

1. 对手 2. 虔诚 3. 天敌

卷二

052 第五章 大小姐[二]

1. 使者 2. 留声机

059 第六章 匪首[二]

1. 大小姐 2. 乔先生 3. 约伯 4. 戒律

077 第七章 牧师[二]

1. 孩子,你的罪蒙赦免了 2. 这件事是上帝做的 3. 愿你们一家平安

091 第八章 少校[二]

1. 油纸伞 2. 费劳尔 3. 苏家老酒 4. 险棋

卷三

111 第九章 大小姐[三]

1. 祖宅 2. 做戏

119 第十章 匪首[三]

1. 生日 2. 饿狗

128 第十一章 牧师[三]

1. 只有一位是善的 2. 如果你顺服上主 3. 上帝使万事有定时

141 第十二章 少校[三]

1. “土匪草” 2. 药香 3. 来信

卷四

159 第十三章 大小姐[四]

1. 醒酒汤 2. 访问

159 第十四章 匪首[四]

1. 厚道 2. 火酒 3. 小摩西

172 第十五章 牧师[四]

1. 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有福 2. 我竟然有这么多仇敌 3. 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

186 第十六章 少校[四]

1. 鞠躬 2. 馄饨 3. 赌鞋

卷五

196 第十七章 大小姐[五]

1. 同情 2. 恩惠

199 第十八章 匪首[五]

1. 洋参谋 2. 耳朵

207 第十九章 牧师[五]

1. 上帝所配合的，人不可拆开 2. 一切隐藏的事都会被揭发

213 第二十章 少校[五]

1. 夜空 2. 来访者

卷六

216 第二十一章 大小姐[六]

1. 拒绝 2. 告别

219 第二十二章 匪首[六]

1. 五毒 2. 最……

225 第二十三章 牧师[六]

1. 上帝保佑 2. 从这城到那城

232 第二十四章 少校[六]

1. 琴谱 2. 鸟鸣

卷尾

241 第二十五章 少校[补充]

1. 替罪羊 2. 江西来客 3. 天意

卷外

卷首

正如匪首陈三所言,凡事皆有因。这部书的形成便是如此。

两年前,我应邀为 A 省樟溪县仙来山景区做策划,在当地搜集资料时,偶然发现一批有关一起绑架“洋票”大案的资料。这些资料原为樟溪一位名叫苏嫣红的退休教师所收藏。

关于苏嫣红女士的生平事迹,在樟溪几乎家喻户晓。她生于 20 世纪初,人称“樟溪第一佳人”,从现存的几张她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就可以看出来,其容颜值气质绝不逊于那时和现在的明星、超模,但是,这样一位美女却终身未嫁,原因众说不一,或说与信教有关,或说与匪首有关,或说是家族恩怨所致,总之,众说法里都有虚构和推理的成分,由此看来,不予深究还是比较明智的。新中国成立后,苏嫣红女士任教于樟溪一中,直至退休,“文革”期间,因保护樟溪教堂免被红卫兵拆毁曾遭批斗,1984 年秋某晚,在刚刚复建的樟溪教堂祷告时安然升入天堂。据说,当时教堂后的场院上,正在露天放映电影《少林寺》,自始至终,叫好声不绝于耳。

苏嫣红女士收藏的资料凡四种:

一是苏嫣红女士撰写的《我所了解的“洋票”大案》(县文史资料文集);

二是事发当年 A 省《民声报》记者孙安一先生的采访记录《陈三访谈录》(共三册);

三是当年樟溪教堂牧师、英国人安德森先生的《樟溪笔记》和《“洋票”手记》(苏嫣红译);

四是当年民国政府驻樟溪剿匪军少校张元培先生晚年的回忆录《浮生一梦到樟溪》(繁体中文版)。

美丽往往意味着隐患,女人如此,风景亦如此。仙来山临江雄踞,一山跨三省,山势奇绝,风光旖旎,物产丰饶,然而新中国成立前却是臭名昭著的藏匪匿盗之所,匪患频仍,民不聊生。民国十七年(1928)春,那起惊动全国的“洋票”大案,就发生在仙来山的樟溪县境内。资料显示,此案并非一般的“洋票”案,内情关联甚广,涉及男女爱恨、家族恩怨、信仰之争,令人匪夷所思。

当时,对此案跟踪报道的是 A 省《民声报》记者孙安一。案发过程中,孙安一先生以记者身份被邀上山,进入匪巢访问,与匪首陈三数天长谈,得到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孙安一先生的三本采访笔记,均为钢笔书写,蓝黑墨水,虽纸质泛黄,笔迹依然清晰可辨,因记录速度太快,字迹稍嫌潦草,令人不禁想象访问时的生动情景来。孙安一先生生前曾“拟依据对匪首陈三访问材料,写一部详细案宗,后因故未果”。孙安一先生是省内著名记者、进步人士,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省政府参事、省政协委员等职,“文革”中,因“历史问题”屡遭批斗,终于“难忍大辱”而自缢于大院公厕内。

无独有偶,当时该案中被绑架的“洋票”之一安德森牧师,在樟溪传教期间一直坚持做笔记,对案发前及被绑架后的生活经历均有生动记录。安牧师心细笔勤,所记较为详尽。该笔记的一部分曾经其妻罗琳女士整理在英国某报发表。其原件留在樟溪城内至善学堂(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樟溪一中),由该学堂主持苏嫣红女士保存。安德森牧师的笔记以英文写成,后经苏嫣红女士多年努力,翻译整理成中文。实事求是地说,从翻译技术上来看,苏嫣红女士的翻译文本基本上做到了“信达雅”,对一个中学教师来说,这一点已经算是难能可贵,对此不必吹

毛求疵。

去年春,我重游樟溪,收看到樟溪县电视台播报的一则新闻:樟溪一中嫣红图书馆开馆,校方对捐建者——旅澳富商张继苏先生做了简单介绍。介绍中说,张继苏先生的祖父就是当年参与解救“洋票”的剿匪军少校张元培,捐建此图书馆是张元培先生的遗愿,馆名亦遵其嘱。校方还展示了由张继苏先生转赠的张元培晚年撰写的回忆录。这部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,较为详细地记录了“洋票”案的前后经过,以及作者本人的心路历程。回忆录共二百余页,文字通畅,图文并茂,印刷精美,封面上一帧张元培先生年轻时身着戎装的旧照,看上去威武英俊,眉宇间透出职业军人之气象。

胡适先生曾说:“历史像小姑娘,是任人打扮的。”这话是因何而出,且不管它。沿用胡先生的比喻,我们不妨说来自民间的第一手资料,就是那个尚未打扮的小姑娘,纯洁高尚、真实生动。这部书就是根据四份文本撰写,史实互相印证,力求逼真,也关照情趣,但并不打扮。

需要说明的是,为保存其真实性,文中“大小姐”、“匪首”、“牧师”、“少校”的叙述,均采用记录者原文,文字按现代汉语习惯略作调整。各部分之间互相衔接,完成对事件进程的接力叙述。读者诸君稍有耐心即可看出端详。

各章节标题均为本书作者所加,以便阅读。

卷一

第一章 大小姐[一]

1. 香

三月的樟溪很香。

香是樟溪的妙处,但是我却怕。每到这个时节,樟溪的空气中便弥漫着各种花香,以及樟树隐约的暗香,这时候,我就会干咳,咳起来停不下,每每都会眼泪汪汪的,这倒让我看上去有几分楚楚可怜了。确是老毛病,小时候便落下了,樟溪城里的几位老中医都诊过,确诊为肺热所致,各家的方子都服过,只是除不了

病根。在省城读书时，曾看过西医，说是过敏症状，服过西药，也只得一时好转。樟溪福音堂的安德森牧师夫妇也给用过药，不见大效。说起来，最有效的还是陈三送来的草药，据说是乔先生的祖传偏方。偏方治大病，我从这里开始相信了。

一大早就去找安牧师商量学堂的事情，安牧师很热心，爽快地答应相帮，这让我可以暂时放下心来。出了福音堂，我就用手绢掩住鼻口，但还是止不住地咳。走过樟溪东门大桥的时候，一只蜜蜂和一只蝴蝶盯上了我，嘤嘤嗡嗡地在前后左右飞来飞去。我知道，这季节多的是蜂蝶，不是它们还会有别的蜂蝶追来的，便由着它们了。

樟溪河老码头正有一条船靠岸，很多人围在码头前的告示牌前。有几个背着枪的军人在张贴告示，我不用看就知道，一定是通缉土匪的告示，落款还是剿匪军少校张元培。自从张元培少校率部进驻樟溪城以来，这样的告示一直不断，风雨打落了，接着再贴，想是费了不少纸墨。算起来，张元培少校率部进驻樟溪剿匪已半年有余，尚一无所获。樟溪城外就是仙来山，山中藏匿众多匪帮，陈三的“忠义军”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样想来，便隐隐地替陈三担心起来。

节气转暖，不觉中走出一身薄汗，那蝴蝶和蜜蜂还是依依不舍，对这般执著的追求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横竖都是免不了的，不如一起走了。就这样，一蝶一蜂，追着我一直来到至善学堂。

至善学堂本来是我苏家的旧产，辛亥年革命党武昌举事后，由我父亲牵头，吸纳宋、谢两家股东，改造为新式学堂。几年前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宋、谢两家看不到希望，抽走了股份，学堂的担子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。在樟溪城里，提起至善学堂，可谓家喻户晓，樟溪城里很多有出息的人都是从这个学堂走出去的，包括如今驻军在樟溪的剿匪军少校张元培，当然在这个学堂里也出过另类，那就是“忠义军”的司令、被张元培少校通缉的陈三。

时近中午，学堂已经放学，院子里有一种嘈杂后的宁静。柳妈把饭菜热了两回，我连筷子也没动。柳妈知道我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叹了一口气，拿出瓦罐到井台去洗净，准备煎药。此时，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力气，像个无助的孩子看着柳妈颠来颠去地忙着。柳妈有一双小脚，实实在在的三寸金莲，那是我小时候常常

取笑的。柳妈新婚守寡，无儿无女，在苏家做用人已经有二十多年，成了我苏家的亲人，对我的老毛病了然于心。这时候，柳妈又一声叹息，说，草药用完了。我不想说话，看了看门外，意思是让她去买。柳妈没有马上动身，附在我耳边小声说，张家大少爷又来了。我一怔。张家大少爷就是张元培，尽管他做了剿匪军少校，樟溪人还是习惯称呼他张家大少爷。

柳妈说，他没说什么事，只说晚上再来。我唔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。柳妈这才踮着小脚一扭一扭地出门去买药。柳妈的这个消息，并不让我吃惊。自从率部进驻樟溪城以来，张元培已经“光临”多次，每次来都是一身便服，但身上一股军人的英气还是藏不住的。当然，藏不住的还有一股温吞吞的酒气。说实话，时隔多年，再见到张元培确实有一种陌生感。当年我去省城求学，他离开樟溪去东洋留学，相隔十数年，莫说年少时的模样，就是当年的心情也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张元培每次来，说东道西，并没有主题，觉得无话了，便起身离去，倒是随意得很。不过，我相信，张元培一定有他的目的，这个目的，天知地知，他知我知。

说起来，张元培和我是有些关系的，确切地说，是张家和苏家是有些关系的。苏家和张家当年都是樟溪城里的大商户，一家城南，一家城北，人称“南苏北张”。因为都是做买卖的，日久天长，便会生出一些是非，两家在买卖上便明争暗斗，你来我往，纠缠多年，各有损失，并没有分出上下来。后来，樟溪商会出面从中调和，与其两败俱伤，不如两家结亲解怨。就这样，我跟张家的大少爷张元培订了“娃娃亲”。

那时候，张元培也在至善学堂读书，因为订了“娃娃亲”的缘故，一见张元培我就羞得脸红，常常躲着，偏偏张元培喜欢找我一起玩，我不干，就往陈三身后躲。陈三马上护着我。这一护不要紧，张元培就算跟陈三结上怨了。

说到这里，还要提及陈三家祖上跟我们苏家的渊源了。陈家世代做木工，从陈三太爷那辈起，陈家就是苏家的长工。那时候，每年秋冬季节，陈三他爹都在我们苏家做木工，他娘在我家帮厨，所以，陈三也常来。虽说陈三是长工家的孩子，我苏家的人从没把他看低。陈三比我大一岁，叫我大小姐，我叫他三哥。陈三时时处处都让着我，哄着我，护着我，所以我喜欢跟陈三一起玩，我父母很高

兴,就跟陈三他爹说,让陈三到至善学堂读书。听说要读书,陈三很高兴,他爹却不高兴,他爹想让他学木工。后来,我爹就对他爹说,这孩子天资不错,做木工屈了材料,学费免三年,让他去吧。有我爹这句话,陈三就到至善学堂读书了。

自从张元培和陈三结怨后,张元培带着一帮同党,三天两头找茬打陈三。陈三不跟他打,于是就告到先生那里。先生问明缘由,摇摇头说,下回记着,他打你,你就跑!后来,张元培再打陈三的时候,陈三就跑。可是张元培却撵着陈三打,一边打,还一边骂他“小木匠”。陈三只好再跑去找先生,如此几次,先生烦了,瞪着眼对陈三说,你这个小东西,满学堂就你麻烦,动动脑子想一想,他怎么不打别人,只打你?

如今想来,先生当时让陈三动动脑子是有道理的。张元培之所以跟陈三过不去,无非两个原因:一是我跟陈三亲近,他又护着我;二是陈三他爹是木匠,张元培他爹是财主。一个原因是女人,一个原因是地位,这两样都是引起仇怨的种子。从古至今,有多少仗都是因为这两样原因打起来的。可是,那时太小,陈三怕是想不到这一层上来。

有一回,陈三突然对我说,大小姐,等着看吧,从今往后,张元培不敢再打我了。我问,为什么?陈三从书包里拿出一把明晃晃的斧头。不知道为什么,虽说我看见斧头冒着寒光,头皮发麻,但心里对他却很赞赏。

那天,张元培窜到面前的时候,陈三没像往常一样跑,而是像根木桩一样,一动不动,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张元培。我想,张元培当时应该好好看看陈三的眼神,因为陈三的眼神里充满杀机,好像有一把明晃晃的小斧头,随时都会迸出来。但是,张元培没有,在他眼里,陈三不过是任他玩弄的一条小虫子罢了。所以,张元培一探手,就把陈三的领口封住了。陈三还是一动不动,还是瞪眼盯着他。张元培的几个同党一起叫喊,打他臭木匠!打他臭木匠!就在这时候,忽地寒光一闪,陈三从书包里抽出斧子,狠狠地朝张元培砍去。第一斧子张元培躲闪开来,第二斧子砍在一张书桌上,留下一个白茬大豁口。接着,陈三抡起胳膊又补了第三斧子。这一斧子,张元培没有躲过去,正砍在他的肥嘟嘟的屁股上。顿时,张元培屁股流出血来,捂着屁股叫娘。他那些同党,早作鸟兽散了。学堂里一片大

乱，先生及时跑进来，陈三一点也不慌张，看了看斧头，斧刃上有血，在裤子上来回蹭几下，看上去干净了，才装进书包里。

张元培的屁股肥大，陈三那一斧子只伤了皮肉，没伤到骨头。可是陈三还是闯下了大祸。一个木匠的儿子伤了财主家的少爷，当然不是小事。张家报到官府，官府把陈三捉去，判定罚钱给张家补偿。张家不缺钱，非要让陈三下大牢。官府说一个孩子虽说伤了人，但只是皮肉伤，也不致残，无法判定其坐牢。张家不依不饶，后来我爹出面调解，让陈三他爹去给张老财磕头赔罪，再多赔些大洋化解事端。但陈三他爹却说，钱我没有，让他坐牢吧。陈三他娘不忍心，去给张老财磕头，从早到晚，跪在张家大门外，头都磕出血来，张老财才算出了口恶气，答应暂且放过陈三。但是，张老财也给我爹提出一个条件，要学堂开除陈三这个害群之马。我爹慈悲心肠，说孩子毕竟是孩子，育人如育林，只可修剪，焉能腰斩？还是给孩子一个改过的机会吧。况且，据教员反映，令郎在学堂太过顽皮，此事因他欺负人家所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啊。张老财坚决不同意，两个人为此闹得很不愉快，若不是考虑到两家订了姻亲，还不知如何收场。但是，从此两家埋了一个怨根。

陈三退学了。那天晚上，陈三来到我家，一进门，二话不说，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，然后，响亮地叫了一声，苏老爷，我给你磕头了！

我爹好像误会了陈三的意思，说，起来吧孩子，学堂你还可以去，只是往后好好读书做人就是了，磕头就免了。

陈三说，苏老爷，我要给你磕头，不是因为我想上学堂，是因为我不想上学堂了。

我爹问，为什么？

陈三说，我娘说，我要上学堂，张家就不高兴，苏老爷很为难。我不想再给老爷添麻烦！

我爹皱一皱眉头，弯下身来说，孩子，其他的事你不要多虑，安心读书就是了。

陈三说，不，从明天起，我不去学堂了。

说罢，嘭嘭嘭，陈三给我爹磕了三个头。陈三心诚，头磕得重，我家的松木地板太硬，一定震得陈三头发蒙，所以他站起来的时候，趑趄一下，险些跌倒，然后转身跨出门去。

我娘心疼地说，啧啧，这傻孩子……

我爹叹口气，说，血性也？匪性也？

2. 张少校

一缕草药味从屋檐下漫开，整个院子便都香了。柳妈把草药煎好后，服侍我喝下，天色已黑。至善学堂内，前后院都有高大的樟树，巨冠如盖，藏着一派阴森，风过叶响，沙沙有声，这样的夜晚显得空荡而神秘，好在我早已习惯这一切，并不觉凄然。柳妈听见我还在咳嗽，便走过来，坐在床边看着我，一口接一口地叹气。我安慰她说，刚服了药，也许明天就会好的。柳妈摇摇头，揪心地说，有两味药没买着，怕是不灵，药铺说是稀缺。我不解，药铺也是糊涂，满山都是草药，怎么会稀缺呢？柳妈解释道，药房说剿匪军封了山门，不许进山。我无言以对，又咳一阵，泪眼汪汪的，柳妈心疼，帮我揉前胸拍后背，半天才止住。

我缓口气，拿自己开玩笑宽柳妈的心，说，柳妈，看来我要改姓林了。柳妈问，怎么说这话呢？我说，你看我这病秧子一个，可像戏里的林黛玉呀！柳妈笑了，拉着我的手说，大小姐，别急呀，说不定山上会送药下来呢。我即刻把脸沉下来。柳妈忙补话道，大小姐你吃山上送来的药最对症，回回都见效。大小姐，你说是不是？

其实柳妈说得一点也不错，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着，不过，这时候说这话有点不太合适。柳妈所说的“山上会送药下来”是有所指的，就是陈三。往年，一到这个季节，陈三确是会按时送来草药，乔先生的祖传秘方，效用确实很好。可是，眼下满城都是通缉陈三的告示，陈三能下山来送药吗？我想，陈三还是不来的好，若是因为给我送药，被张元培拿下，我会于心不安的。

和柳妈说了一会儿话，我心里的事越积越多，干脆不去想它，就让柳妈替我